

独自一人在琳琅满目的街头游走

在光怪陆离的酒吧徘徊

她自诩单身贵族

那个与我相守终生的人
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问

清晨的太阳又一次升起
故意不提在深夜独自流泪的时刻

竹西·著

相亲记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彩虹堂



RAINBOW GIRL

单身金领导寻觅春天的极品故事
打动你的又一朵爱情奇葩
柔暖鲜活的大龄剩女爱情物语
千锤百炼的职场女性心路历程
无处不在、玲珑剔透的女子哲思。读着她，忧伤自愈……

相亲 非诚勿扰!



相亲记

竹西◎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亲记 / 竹西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80742-516-8

I . 相… II . 竹…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481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相亲记
作 者 竹 西
策划编辑 朱光甫
责任编辑 汤四芳 许 夏
特约编辑 梁 佳
装帧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厂 址 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电话 13810565900
开 本 92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ISBN 978-7-80742-516-8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关于“摽梅”及艾怒丽其人



诗经有云：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

成熟梅子坠落，枝头果实仍多，追求我的男子呀，趁着吉时来吧。

成熟梅子坠落，枝头所剩稀疏，追求我的男子呀，今天正是吉时。

成熟梅子坠落，已然收拾成筐，追求我的男子呀，出现我就嫁他！

摽梅，因为成熟而坠落的梅子。人们常常用它来代指那些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就像本书的主人公——艾怒丽小姐。

说起艾怒丽……

为了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了解，还是让我们先来看几张幻灯片。



(“咔嗒”！幻灯亮起，屏幕上出现一个时髦的长发女子。)

这位就是艾怒丽小姐，小名“艾艾”。身高1米66，体重52公斤。相貌嘛，用冠冕堂皇的话来说，是五官端正——也就是说，眼睛鼻子嘴都长在该长的地方。只不过……呃，坦白地说，多少有点缺乏姿色。

因此，我们的艾小姐不是个人见人爱的大美人儿。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她有不错的身材。凹凸有致，秾纤合度，加上很会收拾，使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32岁，要显得年轻一些。

是的，艾小姐今年已经30又2岁了，可还至今未婚。要说原因……嗯，众说纷纭。总之，最后的结果是32岁的她依然孑然一身。

和大多数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女性一样，艾小姐也是个职业女性。她就职于一家待遇不错的大型企业，任人事部专员一职，四等职——就是说，只是个普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精英。

目前独居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产权属其母。其父已于十年前病故，其母于三年前改嫁一华裔加拿大人，现定居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渥太华市。

艾小姐还有一个妹妹……

(“咔嗒”！屏幕上跳出一张三人合影。)

这就是艾怒丽的妹妹艾米丽，惹艾怒丽心烦时常常被叫做“爱米粒”，已婚。丈夫江毓舒，艾怒丽私下叫他“玉鼠”，是个律师。儿子江霁风，七岁，一年级小学生，昵称“小米粒”。

(“咔嗒”！屏幕上又跳出一张六人合影。)

艾家亲戚不多，目前与艾小姐来往密切的只有她姑妈一家。

艾姑妈，退休教师，退休前是中学教导处主任。姑父，大学教授。表姐，小学校长，任教于江霁风所在的学校。表姐夫——在本故事中没有

出场，那就不介绍了。他们的女儿顾希儿，小名“希希”，五岁。表弟，目前在英国——事情就是因这位表弟而起……当然，等一下我们会听到更详细介绍。继续……

（“咔嗒”！屏幕上跳出四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合影。）

这是艾小姐的死党群。

老大林黛是个医生，两年前离异。老二冬青是图书管理员，儿子与“小米粒”江霁风是同学。老四阳光是个美术老师，丁克一族，目前正处于婚姻的倦怠期。

正如我们看到的，艾小姐是个过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郎。和大多数“摽梅”女子一样，她心里其实也是想结婚的。而且，她也很清楚自己已经过了最佳婚配年龄。可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非传统型女性，艾小姐又实在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

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提一下艾怒丽的成长背景。

艾小姐的外公是位研究西方教育学的学者，她的父亲是她外公的得意门生。在这两位崇尚西学的家长言传身教下，艾家与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家庭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对待婚姻的观念和态度上。从小，艾小姐就没觉得她非要结婚不可，艾妈妈也不认为女儿只要出嫁就代表着她会过得幸福。再加上父亲去世，母亲远嫁，因此，比起其他处于同样境遇的“摽梅姑娘”，艾小姐是幸运的，她没有多少来自家庭的压力。

而且，由于她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众所周知，这种企业对员工的个人生活关注比较少——所以她也没有背负什么社会舆论压力。

从某方面来说，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艾小姐对自己婚事的懈怠。

自打她满了25岁后，艾妈妈就常将这么一句话挂在嘴边：“缘分到时，我的女儿自然就会出嫁的。”然而随着岁月流逝，32岁的艾怒丽却始



终没能遇到她的“缘分”，反而表现出越来越适应一个人生活的趋势。她甚至已经开始隐约对目前这种生存状态感到满意起来。

当然，偶尔她也会去相亲，但已经对这种活动不抱有任何希望，只把它当做是一种对平凡生活的调味剂。隔着半年来上一次还是能够接受的，就当是回味过去的青春岁月。但如果一个月来上两三次，她就会觉得腻烦，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干扰——据专家分析，这正是“老处女综合征”的初期症状。

艾怒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她曾告诫公司里那些年轻的女孩儿：趁早在 28 岁以前结婚。过了 28 岁就会发现，你正在越来越适应你的单身生活，以至于那些偶尔冒出来的男人们，甚至会因为扰乱了你固有的生活频率，而在你的眼中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艾怒丽还是一位很有生活智慧的女性。她很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因此，当接到她的表弟——同时也是同辈人中最后一个单身汉的结婚喜讯后，艾小姐不禁陷入到这样一种矛盾当中——她发现她既有点留念目前的单身生活，又对甜蜜的两人世界有着固有的向往。

我们前面提过，艾小姐的姑妈是位很有经验的老教育工作者，她很快便发现了艾小姐这一“苗头”。在她的谆谆劝诱之下，已经两年不曾认真相亲的艾小姐终于同意再一次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此事，也就是说，同意她的姑妈替她安排一场相亲。而令她没有料到的是，她这轻率的一点头，竟给自己惹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目 录

楔子 关于“摆梅”及艾怒丽其人•001

第一幕 婚姻是块遮羞布•001

第二幕 别扭•014

第三幕 说谎也是种生存技巧•021

第四幕 滞销物资交易会•034

第五幕 葱与蒜的锦绣花田•043

第六幕 三堂会审•051

第七幕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059

第八幕 酒不醉人人自醉•066

第九幕 回锅肉•076

第十幕 掉在火药桶上的火柴•087

第十一幕 逃生之门•099

第十二幕 鸡同鸭讲•107

第十三幕 EQ 白痴•114

- 第十四幕 摆梅和当季梅•124
- 第十五幕 结婚的好处•131
- 第十六幕 偷腥的猫•141
- 第十七幕 爱无能•154
- 第十八幕 酸•165
- 第十九幕 有情郎偏遇薄幸女•175
- 第二十幕 迟到的心理因素•183
- 第二十一幕 摆有梅•193
- 第二十二幕 绿肥红瘦•202
- 第二十三幕 爱一个人好难•210
- 第二十四幕 摊牌•216
- 第二十五幕 一念天堂•223
- 第二十六幕 甜蜜的负担•233
- 第二十七幕 谋事在人•241
- 第二十八幕 可以爱的人•250
- 结局 爱是需要努力的•259



婚姻是块遮羞布

第一幕 · 001



时间：9月29日星期五 晚

地点：艾怒丽家

“最后一步，烤箱预热至160度，烤60分钟。”

艾怒丽弯腰读着电脑屏幕上的提示，又扭头看看桌上她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做好的蛋糕坯，不由得得意地打了个响指。

“OK，一切就绪，准备开烤。”

今天周五，恰逢死党例会的日子，也正好轮到由她做东，艾怒丽便跟网友蓝紫要来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复杂的乳酪蛋糕配方，想在姐妹们面前露一手。她正小心翼翼地将蛋糕坯送进新买的烤箱，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歌声。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是她的手机。

看看粘着面粉的手，再看看闪亮的新烤箱，以及那个转眼就会变得



雪白可爱的乳酪蛋糕，艾怒丽实在有点舍不得走开。可这铃声同时也代表着她家家长艾老太太——如果她有胆，尽可以不接。而事实上，她是个胆小鬼，而且从不羞于承认。

她赶紧抽出一张纸巾擦干净两根手指，捏起手机。

“喂——”

她的声音中透出狗腿式的虚假热情。

“艾艾——”

电话那头竟然是表姐的声音，艾怒丽的声线立刻粗了起来。

“干吗？！”

“哟，吃了枪药了，这么冲！我说，2号你有空吗？请你喝茶。”

“没空！”

艾怒丽翻起白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不再说“相亲”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一下”，或者“给你多件事”，以及——“请你喝茶”。

“耶？你不是答应我妈去相亲了吗？”

“答应你妈不代表也答应你呀。”

手指黏黏的很是不舒服，艾怒丽决定还是去洗了。在“哗哗”的水流声中，话筒那边传来一声令人胆战的高分贝声音：“妈——”

艾怒丽一愣，夹在耳下的手机险些掉进洗手池中。她忘了，这电话号码是姑妈家的。

自从十年前她爹因病去世后，姑妈就顶下他老人家的担子自任艾家掌门人。对艾怒丽的管理可说是比当年她爹在世时还要“慈严”——裹着慈爱糖衣的严厉。因此，就算她没当过艾怒丽六年的教导主任，艾怒丽也有十足的理由怕她。

“喂？”姑妈接过电话。

“姑妈……”

艾怒丽赶紧放软声调，心里不禁一阵后悔——刚才怎么就没让手机直接掉进水池里！

“大小姐呀，在忙什么呢？”姑妈和颜悦色地问。

“在烤蛋糕。”艾怒丽老老实实地答。

“哟，咱家大小姐真能折腾，正儿八经的一日三餐都不肯开伙，倒去烤什么蛋糕，从哪儿学来的？”

“网上……”

坏了！她有点儿晚地意识到自己踩中一个死穴，不禁懊恼地拍了一下额头——她得改了这说话不经大脑的毛病。

“网上？”

果然，光从声音里就能想到姑妈高挑的眉。

“网络不是个好东西，有空多出去接触接触人群，别总在虚拟社会里找存在感。”

“……只是找点资料……”

艾怒丽挣扎着辩解。好在姑妈有更重要的事情讲，没空追究她的“网瘾”。

“你没忘记 1 号下午 3 点吧？”

“没……”

哪敢啊！借我八个胆也不敢！艾怒丽冲着镜子嚅动嘴唇，无声地自嘲。

“对方的父母也都是教师，你要放稳重一点，别老是由着性子胡说八道，嘴上多个把门的，知道吗？还有，打扮得体一点，把你那些露肚脐的小背心都给我收起来，听到没？”

“听到……”艾怒丽又冲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一个鬼脸：看看你一



时冲动惹下的祸端！

自从接到表弟从英国寄来的“红色喜讯”，或者说是“红色炸弹”后，一向大大咧咧的艾怒丽突然发现，她已然成为众人眼中的“老处女”——一个不见得非要是处女才得以加入的、被众多已婚者发誓非要围剿掉的“非法组织”成员之一。因此，她不禁小小地心慌了一下，而这阵心慌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后天下午的一场相亲会。

其实相个亲也没什么，迄今为止，艾怒丽少说也相过上百回的亲了。对付这种事，就算她不好意思自夸“经验丰富”，也是无法掩饰的“驾轻就熟”。可让她受不了的是，家里人那郑重其事、如临大敌的模样——就好像这是她最后一次出嫁的机会一样。这不禁令她浑身不舒服。

“值得表扬的是，这次咱家大小姐表现不错。”

艾怒丽抽动了一下嘴角。按惯例，表扬后面跟着的或是批评或是教育——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应该是教育。

“既然你已经有心正视你的婚姻问题，那么态度上就要更积极一点。”

BINGO！

她又做了个鬼脸，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姑妈的“训导”，一边踱回烤箱边。正犹豫着要不要打开烤箱看一看她的宝贝蛋糕，只听姑妈耳尖地问：“什么声音？”

“没。”

艾怒丽赶紧远离烤箱。

“所以我认为，你姐说的那件事，你有必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什么？！

艾怒丽那分散的注意力立刻收拢回来。她眨眨眼，冲着手机谄笑道：“姑妈，这……不大好吧……”

“怎么不好？”

“那个，您那边的我还没相，这边又来一个，表姐她这不是在挖您的墙脚吗？”她很没有技巧地挑拨着。

有着30年教龄的老姑妈岂能不知道她肚子里的蛔虫？哈哈一笑，“没事没事，这种墙脚欢迎大家一起来挖。”

艾怒丽不禁垮下脸：“还是不要了啦，被人知道以为我多没诚意呢！”

“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又不是叫你同时跟他们两个谈恋爱……”姑妈突然想到，如果真让艾怒丽同时跟这两个人接触，很有可能就是这种不太好看的局面——至少表面如此——便赶紧改口道，“就算同时接触这两个人又怎么样？你现在只是在相亲阶段，只要不是同时跟两个人确立恋爱关系，就不违反道德。”

表姐也在一边帮着腔：“就是！一头驴是赶，两头驴也是赶，既然你都答应相亲了，还这么扭扭捏捏的干吗？”

艾怒丽突然后悔起来。比起这份毫无隐私的尴尬，她觉得做个“老处女”也许还没那么糟。

“你跟艾艾把情况说一下。”姑妈将话筒交给表姐。

不用闭眼，艾怒丽就能想象到表姐窃笑的模样。

然而，表姐才没那么含蓄，直接将窃笑改为公然的嘲笑。

“怎么样，这回老实了吧？”

“说吧，我受死就是。”

艾怒丽瞪着洗手台上方的镜子。镜子里，一双曾经因年轻而黑白分明，如今则因不规律的生活而混沌暗淡的大眼睛里蓄着明显的懊恼。

“就是上个星期跟你说过的那个人……”

“等等，那人姑妈不是说不行吗？”她连忙指出。



上星期，表姐提起过一个有孩子的离婚男人。艾怒丽还没来得及表态，姑妈就先替她打了回票。她说：“咱家艾艾好歹是个黄花大闺女（呃，关于这一点……咳，事关个人隐私，不提也罢），怎么能给人做后妈去？”

“我妈想通了。她说你也老大不小的，有个现成的儿女正好，还能让你提前享受到养儿育女的幸福呢。总之，我们的宗旨是：宁错相一千，不放走一个！怎么样？2号有空吗？”

“没空。”

“耶？还要我媽来跟你约时间吗？”

“2号真没空，我值班。”艾怒丽再次翻起眼。

“2号她值班……”表姐向姑妈汇报着。两人一阵嘀咕后，表姐重新回到话筒边。“那就1号晚上，有事也推开。”

“我……”

“艾艾呀，”姑妈接过电话，又是一番语重心长，“还是那句话，你自己拿主意，我们不逼你。但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不要老是这么嬉皮笑脸的。你爸走得早，我这心里一直……”——得，教导主任“伤感篇”即将上场。

“好好好，就1号晚上。”艾怒丽连忙举手投降。

刚挂掉电话，还没来得及走向烤箱前，手机又唱了起来。

这一回是《Scarborough Fair》，艾怒丽的妹妹艾米丽最喜欢的歌。

“跟谁通电话呢？”艾米丽问。

“咱家掌门人，亲亲老姑妈。”艾怒丽无奈地叹息。

“提醒你1号相亲的事？”

艾怒丽本想告诉她表姐提及的事，想想又叹了一口气。就算她不说，她们自己也会通气的。

“姐，给你多个事要不要？”

看看，又来了！

艾怒丽突然发现，她竟然没了刚才的抵抗心理。难怪人家说，冲动成就了第一次，挣扎过第二次后，一切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顺理成章——这话虽然暧昧，但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很对景。

她向天花板抛去一个抱怨的眼神，决定从善如流，先听听妹妹怎么说。

“是江毓舒同事的亲戚，跟你同年，也是未婚，家里的独子。听说家庭条件不错，要不要看看？”

有何不可？都已经答应两个了，再多一个也死不了人！

40 分钟后。

烤箱里的蛋糕只比放进去时胀大了一点而已。艾怒丽开始有点担心，她的蛋糕能在这剩下的 20 分钟里完全烤好吗？

不过，她也没时间担心这些了，此时门铃声正急促地响起，宣告着她那三个初中死党的大驾光临。

刚一进门林黛就问：“听说你终于屈服于恶势力，要去相亲了？”

“咦？你的听诊器还有窃听的功能？”艾怒丽顺手接过她怀里的食品袋。

林黛是个心理医生，比艾怒丽大几个月，在死党群中排行老大。

“这事可跟她的听诊器没什么关系。”老四阳光拎着几瓶啤酒，冲跟在身后的老二努努嘴。

老二冬青回手关上房门，笑道：“上午正好碰到你姑妈，是她老人家说的。她老人家还说，让我们也替你看着点呢！”

看着点——相亲的第四种说法。



艾怒丽撅起嘴。

“我姑妈就是那种老脑筋，总认为女人不嫁人就像无根的浮萍，很可怜。”

冬青立刻举手赞同。

“哎，你可别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不成个家我们都不放心，所谓结婚才算成人嘛！”

艾怒丽瞪起眼：“是否成人是以心智跟年龄来判定的，不是以婚姻状况！”

冬青接过艾怒丽怀里的袋子交给林黛，拉着她坐到沙发上问：“说正经的，前两天跟你说的人，你考虑考虑？”

刚才怎么说来着？挣扎过一阵之后，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顺理成章。艾怒丽发现自己竟然都没一点反抗的意思，便无可无不可地耸耸肩。

“那好，我就跟人家约 2 号晚上了。”冬青赶紧打蛇随棒上，拿起手机去跟对方敲定日期。

“喂，也不用这么着急吧？”林黛一边将袋子里的食物拿出来一边笑道。

趁着对方还没接电话，冬青从阳台上探进头笑道：“老三这些年自在惯了，要是再没人逼着点，她就更没有动力去结婚了。”

“结婚，”艾怒丽撇撇嘴，“结婚到底有什么好处？你列出一条能说服我的理由来，我就嫁人。”

冬青道：“有人挣钱养家……”正说着，手机接通了，她赶紧缩回头去跟对方通话。

艾怒丽又是不屑地一撇嘴，说：“我的薪水够我养活自己的，不需要向别人伸手。”